

■挚爱亲情

亲情是最浓的年味儿

■韩 芳

小时候，我们家真正意义上的新年是从农历腊月二十三开始的。那天我们有糖吃，那盘在一起的灶糖，仅用舌头舔舔就十分美味。

小年过后的那几天都很忙。这些忙，大都是妈妈在忙，她要买豆腐、买肉，炸豆腐片、炸丸子、炸鱼，煮肉、蒸馒头。偶尔，我和弟弟会擦擦门窗和桌椅板凳，或是帮妈妈跑个腿儿、递个东西、洗个菜啥的。

妈妈在厨房蒸煮食物的时候，我会守在灶台边添柴看火。有一次我说了一句：“妈，鱼别炸得不够吃了。”话音刚落，我的脑袋就被妈妈轻打了一下。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候不能说“不够”“不熟”之类的话，只能说吉祥话。

爸爸是复员军人，会做木工活儿，会修电器，家里的大小电器都被他收拾得井井有条，用起来也非常顺手。我们家里没有一条电线是外露

的，每个房间的插头都留在恰当的位置。

弟弟很聪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我为他骄傲的同时，也时常为自己平平的成绩感到惭愧，所以弟弟每年的压岁钱都比我拿得多。我和弟弟会把压岁钱的大头上交给妈妈，剩余的几毛零钱就留着自己花。我的钱总是不够花，买几把糖，两包方便面就没有了，每次花完之后我都会找弟弟借，说等再过年有压岁钱了就还给他。这样的事情年年发生，直到我们长大后不再有压岁钱拿了，弟弟偶尔还会开玩笑说让我还他的压岁钱呢。

能和爸爸、妈妈、弟弟一起过春节，是很幸福的事情，那种幸福细小而简单，可以是除夕晚上一起吃的年夜饭，可以是家中亮了一夜的灯，可以是陪伴家人聊聊一年收获的满足，也可以是将爸爸妈妈给的压岁钱小心放进衣兜后睡下的安然。有亲情围绕的年，才是最有味儿味的年。

■别样情怀

纸短情长

■堇上月色

从前过新年，很流行送贺卡。

我收到的第一张新年贺卡是印有风景画的：金色底色，夕阳欲颓，水面烁金，大片的团墨中间有一朵红色的映日荷花，水面上有墨色的大鸟展翅，上题“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幅面，这句诗也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等上了初中我才知道，它出自王勃的《滕王阁序》。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这张新年贺卡是我美术和文学的启蒙。

上初中的时候，忧郁的王杰、清纯的孟庭苇、阳光的林志颖、帅气的郭富城等明星成了印在新年贺卡上的主要内容。每逢新年，挑选贺卡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送贺卡的时候首先要搞清楚哪位同学喜欢哪位明星，然后再买来印有这位明星头像的贺卡送出。在收到的贺片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上初三时，隔壁班的一位男同学给我送了一张带音乐的贺卡，打开封面，里面是一枝玫瑰花的图案，还有一个小小的“机关”，摁一下就会播放《新年好》的音乐。

上师范第一年，开始流行交笔友，我因为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而交到了一位笔友。那个时候，我刚从农村进入城市，有大片广阔的天地等着

我去探索，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有好多东西要学，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我和笔友仍每周寄一封信，彼此聊聊学习、聊聊生活。那个时候已经不大流行送贺卡了，笔友是一位摄影爱好者，每年新年我都会收到他寄来的由他拍摄的风景照。有一张照片我印象特别深刻：夕阳的余晖染得天地一片橘色，黑黢黢的树梢有飞鸟掠过，树林中间一条蜿蜒的小路，伸向不知名的远方。整个画面静谧安详，充满着淡淡的温情和对远方的无限憧憬。笔友是南方人，我毕业的时候他送给我一本书。我是美术专业，本来想创作一幅画送给他作为留念，可是已创作好、挂在寝室床底下的画却不翼而飞。那是一幅阿凡提骑着小毛驴，在夕阳下独自徜徉在乡间小道上的画，我耗时两周才完成。那未送出的画，成了我的心病。

毕业后这些年，每次过新年，我都会收到不同的礼物，只是再也没有收到过新年贺卡。曾经风靡一时的用邮寄贺卡来表达祝福的年代已经远去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每逢新年，用一通电话、一条短信或是一段视频来拜年，既方便又快捷。但我是真的怀念那些有贺卡的新年啊！



■诗风词韵

春日（外一首）

万物也爱着我们

春风

我爱你，起自
向阳的山坡，拂过
清澈的水面
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间
谱出连绵的曲子
顺便喊醒了埂上的野花
我爱你，携带着
不容置疑的爱和阳光
走遍人间的每个角落
并为燕子指引了
回家的路
大地上那么多
纵横交错的路
真希望，路上的人
都走得慢一些

春日帖

想和你聊聊粮食和蔬菜
聊聊咖啡的香醇
以及，远行的人是如何思念着故乡
就折一枝柳给你吧
你若是在吹响笛笛
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跳舞
若你把它插在屋头的池塘边
当风吹过来
你知道，即使我们什么也不说
就很好看

走过春天

春光里，来来往往，构筑新巢
黄昏，我和爱人漫步在沙澧河畔
采一缕春光，在春风里徜徉
草地上，孩子们在放飞希望
傍晚，我走进书房，打开书本
品尝文字的芬芳，在书海里远航……

■小 乔

想在春天，写一封信给你
就说说这河水的流向
雨水的多寡与燕子的呢喃
想告诉你，花朵已经在整理妆面
小草也收拾好了待发的行囊
风来过的地方多么美好
云在天上疯跑
鱼在水里吐着泡泡
其实，还想说点别的什么——

■陈向锋

清晨，鸽子在枝头上
把春天叫醒，伸一伸懒腰，抖落冰霜
田野里，小草露出了微笑
中午，春燕带回了南方的温暖
呢喃着一路风尘，捎来春的多彩织锦



河边早春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周末，我来到沙澧河畔，与春天相约。

只见黄花缀满细软的枝条，虽不甚繁密，但已经开放，一片金黄；有的羞羞地打着苞儿，半掩琵琶半遮面；有些还是一粒红豆状的花胚，不知其内裹藏着谁的相思。我在花旁蹲下，与一丛迎春对视，好想化为一只蜜蜂，飞入花心一窥它的秘密……

沿河行走，河水晃动着柔波，清得能让人看清河床上密密斜铺着的圆润的白色鹅卵石，还有在河底油油招摇的经年水草。没有看到小鲫鱼和蝌蚪，它们只在我脑海中游了游，便重新潜回童年的河流之中。河面不时有飞鸟翱翔，洁白的翅膀宛如海鸥，它们安然地飞着，有着人间万事不挂心头的轻盈。

沿岸的柳树已经泛青，三三两两的小鸟停在枝头，像开在枝头的一朵朵褐色的、灵动的花。我多想问问它们那些唐朝的往事，问问它们是不是杜甫诗里鸣翠柳的那两只黄鹂。它们似不愿意思理我，呢喃两声，没等我走近便飞往另一棵树，只留下这一棵

■生活闲情

■人间世相

郑师傅

■丁 一

开着电动三轮车，循着模糊的记忆，大磊走进村庄，找寻那位做胡琴的郑师傅。

城中村的道路不好走，大部分村人都搬走了，他走了几条胡同，才勉强碰上几个老人和孩子。

几年前大磊来的时候，村里还有一方池塘，岸边一排垂柳下面放着供人垂钓的长凳。大磊和毕老师从郑师傅那儿取回修好的二胡，并在树下拉响。毕老师拉二胡在小城是出了名的，一曲舒缓悠扬的《浏阳河》拉开，围观的人们拍手叫好。如今，池塘已经被改建成了河滨公园，不远处的大桥马上就要建成通车，小村外面就是新建的小区。

村子已经快消失了，郑师傅还在村里吗？大磊有些后悔自己从村头进来时没有先打听一下。

幸运的是，顺着沿河的小路走，七拐八拐，大磊竟又看到了郑师傅的家。大门是虚掩着的，他迟疑着从三轮车上跳下去，推开门问了一声：“家里有人吗？”

院里也停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屋里先是摇头摆尾地跑出来一只小狗，接着走出来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瞪着明亮的大眼睛问他：“有啥事儿？”然后大磊就见到了郑师傅。郑师傅戴着一顶“一把抓”帽子，听大磊说要修二胡，就让他到二楼去。大磊连忙转身回到三轮车上，背起二胡上了楼。

楼梯间靠墙根竖着两根碗口粗的木料，大磊拍了一下，明显感觉比平常的木头要敦实得多。郑师傅回头看了大磊一眼说：“印度小叶紫檀。”大磊点点头，沿着一条窄路走过满是边角料的地面，走到了工作间。大磊告诉郑师傅，当年被他当成宝贝的二胡搁置了好几年，刚拿出来就被不懂事的小儿子抢去弄坏了，琴码丢了、琴弦断了、琴弓折了，连琴上的装饰也掉了。直到小儿子要上幼儿园了，他才有了修琴的念头。

郑师傅手脚麻利地为二胡装上琴弦、安上琴码，拿出一段丝线，来来回回地绑起千斤来。绑好后，他捏起烟头把剩余的线烧断，然后将琴弓上的马尾塞进两根琴弦之间，挂好马尾

后调了调弦，动听的乐音便从指间流淌而出，二八流水的过门声就在寂静的村庄上空和鸟群一直盘旋起来。

这时，从对面窗户传来苍老的询问声：“老郑，来客人了？”

郑师傅也不答话，继续摇头晃脑拉着胡琴，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仿佛已梦回千年，成了一位山中隐者。

屋子另一边尽是些台钻、小车床、打磨机之类的工具和两把尚未成型的琴。大磊不免有些伤感，几年前满屋的二胡已不见踪迹。他想着：这年头，拉二胡的越来越少，当然不能多做。

二胡琴头的装饰件粘好了，但还要放置几分钟才能牢固。郑师傅得意地告诉大磊：“那两把是曲胡。你再去看看隔壁那个屋子，里面都是做好的成品。”大磊赶紧去看，果然，屋里放着一排曲胡，足足有十多把。他不禁惊讶地问：“这么多？可是咱这里就只有一个曲剧团，一把曲胡就够了，你做这么多……”卖给谁呢？大磊并没有把心中的疑惑说完。

郑师傅更得意地说：“要仅是卖给咱这里的人，那不得饿掉牙？很多人现在都在网上买，你打开手机，看抖音、快手，我在上面着火哩！你在上面关注我，给我点个赞。”

大磊掏出手机一看，还真是！抖音上郑师傅制作曲胡的视频有好多人点赞。最吸引他的，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坐在明亮的书房里，流畅地拉着由郑师傅制作的曲胡的视频。他好奇地问：“怎么还有外地人买你做的曲胡？”

郑师傅大笑，掏出一根烟点上说：“那些都是在外地的河南人，前几天我还卖到安徽好几把呢。”

大磊一边听，一边又忍不住点开小视频看。只见郑师傅一边加工木料一边介绍：“我做的曲胡，四五千元的保证都是一级小叶紫檀；一千多元的也是紫檀，但不保证是一级的。”大磊给他点了一个大大的赞。

回家的路上，再次走在河边，大磊脑海中还在回想着郑师傅制作曲胡时的场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仍然有许多像郑师傅一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匠人。大磊的心，明亮起来。

■心语低语

萨克斯的音韵

■张新锐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音乐的。一个人的时候，我总是长久沉浸在不同曲调的旋律中，如醉如痴。

初春时节，午夜时分，窗外下起了雨，雨滴打在窗玻璃上发出“沙沙”的如蚕吃桑叶的声音。每次有雨的夜里，别人总是睡得特别香甜，我却无法入眠。举头看看无尽的雨丝，凝眸望望阳台上满目的葱茏，只想轻轻张开手臂，静静感受雨的气息，屏住呼吸悄悄听雨。

此时，耳畔仿佛又回荡起那个夜里萨克斯乐曲的旋律。

《回家》这首曲子真的好美，它如一条蓝色的河流从我心里淌过。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我就被深深地吸引，曾经彻夜不眠地重复播放。每听一次，心里就会隐隐作痛。《回家》不仅仅是一首曲子，它承载了我无数的柔情和伤痛。家是那么的遥远，但我仍然在这悠扬的音乐中看到了那翘首在村口等待儿女的母亲，眼泪夺眶而出。

第一次听人吹奏萨克斯是在郑州大学的校园里。

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秋夜，我从金水河边经过，蓦然听到一阵悠扬婉转的萨克斯乐曲声从静静的夜空中飘来，如丝绸般柔滑，似醇酒般醉人。那一刻，我的灵魂仿佛飘进了繁花似锦的春天，整个身心都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从此，我喜欢上了萨克斯，喜欢萨克斯奏出的悠扬音韵，更喜欢在一些特别的时刻静静地倾听萨克斯吹奏出的乐曲。

仲春时节，微风初歇的乡村田野里，湿润的空气中飘散着青草清新的味道，晶莹的水珠儿一滴滴地从嫩嫩的新叶上慢慢落下来。田埂上，有蒲公英或地丁花在悄悄地开放，优雅而沉静，如淡妆的少女倚栏凝望远方。萨克斯的乐曲声从某个地方轻轻地飘过来，如泣如诉地在四周轻轻流淌，一种幽幽的情绪在心中缠绕，像细雨一般，绵绵密密地裹紧了身子，似有似无的忧伤和淡淡的幸福感混合在一起，说不清，道不明，却让人始终不

愿抽离出来。

烈日炎炎的夏日午后，半醒半梦之时，太阳白花花地照射在窗外满墙的爬山虎上，四周的人声、车声都已困倦，渐渐沉寂，连蝉儿的叫声也慢慢疲惫起来。微风从院前掠过，把蔷薇花淡淡的香气送到鼻腔。萨克斯的乐曲声从远处阵阵传来，跃动的音符如阳光般直透梦中，照亮梦境中最幽深的地方，散漫的灵魂突然聚拢一处，在冥冥中飘出肉体，在碧蓝的苍穹中飞舞。我想放声歌唱，却又怕打破那一份幽静的美好。

深秋时节，夕阳西下时，城市一隅的偏僻街道上，匆忙的行人渐渐稀少。阵阵秋风里，一片片黄褐色的法国梧桐叶子在空中挣扎、旋转、飘零，似一只只飞舞的蝴蝶，固执地寻找着什么，最终飘然而去。暮色一点一点地围拢过来，踩着那一片片手掌似的落叶，听着街角处萨克斯的乐曲声，我忍不住就会流出泪来。那一刻，我的心竟是那般柔软，仿佛生命中所有的失意和郁闷都在瞬间烟消云散，心中的阴霾也被阳光普照，灵魂像从沉重的铠甲中脱身而出，脚步立时轻快得如同炊烟一般。

雪花飘飞的冬日夜晚，夜阑人静之时，独坐于红泥火炉旁，静静地聆听窗外雪落的“簌簌”声，萨克斯的音韵突然间透雪而来，一种说不清的情绪立即在心里膨胀开来。我忍不住站起来，想给某个久未相见的朋友打个电话，却终于没有拨出号码；拿起笔来，很想写下点什么，最终也只是掷笔长叹，独立窗前，任思绪翻飞。

或者，在深夜嘈杂的酒吧里，听演奏者在台上忘我地吹奏萨克斯，恍惚觉得世上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那支吹奏着的曲子在耳畔萦绕着、盘旋着。

说不清楚为什么，一听到萨克斯演奏的乐曲我就会产生或美好或忧伤的情绪。也许是早早就经历过的苦难让我对生活中某些深刻的、真实的东西有着异于别人的感受，才使我对它格外敏感，才使我更愿意为生活而付出吧！